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藏碎金錄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欽定四庫全書

法藏碎金錄卷五

宋 晁迥 撰

賓談可采予皆書之嘗有一雜五品常參官與予談道
引易為證云復卦次以無妄卦者蓋緣返本還源方
為無妄予聞之深以為然因檢周易序卦云復則無
妄矣故受之以無妄又無妄卦有注云有妄之道滅
無妄之道成予自思之而見暗合之理楞嚴經云妙
性圓明離諸名想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

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予詳之始自真性起一切情念云為此皆名妄妄情復性性乃真源自然無妄也內外之教立言明理各有歸趣者也

予嘗讀唐書因采述孫思邈言盧齊卿未來之事予以為目見二理其一見事有前定之理其一見人有預知之理及看傳燈錄有菩提達摩付慧可傳法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竊詳達摩為一花下至六祖為五葉不復傳衣又是

前定預知之一也

梁氏所刪止觀云明者難晦辨者難默予因觸類增語云慧者難定是三者皆妨入道學者當知

達理之人所學之法舉要而言且依二法足矣一謂其動也依伽陀經四句偈首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謂其止也依施肩吾三住銘序云心常御氣氣與神合二法交濟久當自知

古聖設教宗旨各有攸宜但以淺深不同而已聊舉其

一儒書所云蒙養正晦而明涉於外事其著有迹聖之淺者也佛書所云定生慧寂而照主於內事其妙入神聖之深者也

道釋宗旨但其華竺之言有異也考其大畧意同耳且如莊子有云大覺者予謂釋氏菩提之義也又有云至樂者即釋氏涅槃之義也

一切凡夫常於四大五蘊六入十二緣中輪迴汨沒終而復始如循環之無窮其間行得其倫則隨善受報

居高勝處行失其倫則隨惡受報墜諸惡趣自三界而下凡五歧路其一升諸天其四沉苦海彼聖人者有大智力特立獨行能超出之故楞嚴經云佛子住持善超諸有是也以其勇猛神妙強名大雄氏此非文言之可擬議非心識之可測度中士以降宜乎不甚信乃至有大咲者也

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予因觸類而長唯變所適擬

之而別立語云意無盡居士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一真不空成一切妙德夫照見五蘊皆空猶是
半偈義第二義照見一真不空方是全偈義第一義
凡諸上智之人必不陋今榮古

予觀三聖立言言無枝葉質略雄重純正明白而以理
垂範於世者聊舉一端而三家之言次第彌簡儒教
之書三句凡十六字孔子孝經云要君者無上非孝
者無親非聖人者無法道教之書二句凡十三字老

子德經云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佛教之
書三句凡十三字釋伽文金剛經云如筏喻者法尚
應捨何況非法噫三聖之書語直事大也如此比夫
今之所作或雕篆侈靡作艷冶輕浮之語或摘裂詭
異作瑣碎隱微之語自分古律而無益於理道者何
如哉

楞嚴經云瑠璃光法王子觀世間衆生皆是妄緣風力
所轉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

差別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從至十方微塵顛倒
衆生同一虛妄一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百
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予參詳之作是
觀者誠為大觀然其大觀之性比一蚊蚋之性亦無
差別故華嚴法界觀有云一塵含容空有遍蓋明真
性惟一不同世間法而分限量也彼法王子於虛妄
中猶涉妄有分別妄自尊大之迹耳

予嘗謂明智之士若有洞分法要却以息心為難遂廢

祕密之學深可惜也昔優波笈多宿世為獼猴因學緣覺坐禪後證阿羅漢果夫輕狂不定莫若獼猴戲學坐禪猶能成定故唐賢王維遊悟真寺詩云猛虎同三徑愁猿學四禪是也而況人為萬物之靈氣稟五行之秀志習妙道豈有不成之理乎

小乘執空反成空病既取空相空復為有此所謂空即是色也且據三界名為三有夫無色界有四空天列為三有之數豈非執空相而生空天乎故范曄所論

謂佛法為空有兼遣之宗蓋不許著有著空也

禪師之說意多不同然而采聽咸有所益譬如藥性有
緊慢涼煖各治一色之病善服食者當自省病受藥
其餘空傳影響濫以師道自處者亦猶不曉方脉之
有醫也其理如此

人倫在三界之末五濁之世茫茫煩惱海中欲免煩惱
無有是處譬如洄浮洪濤之內欲求無濕可乎若得
遇浮囊浮木抱之勿捨或勉力拍水而浮既濟而先

登於岸者不可多得

予讀三聖之書而能混而為一自成法要所謂殊途而
同歸者也讀佛書圓覺經愛威德章中一句云寂靜
輕安止此一句可以存心可以入道讀儒書周易愛
乾卦中一句云剛健中正止此一句可以辟邪可以
降魔予之讀書志趣如此

思益梵天所問經第三之首談論品云不二者終不為
二雖種種分別為二然其實際無有二相予詳所云

二者非定謂一二三數之二蓋言本體元空者有一
一則同也自一起相者為二二則異也即今演說語
言文字以明真性者理本歸一而語言文字種種分
別離於默然真性亦是二也

翰林承旨李尚書維有書垂問云神氣相主為道家之
妙門物我皆如乃禪宗之極致道兄所得其在茲乎
予覽之尤加珍重因而荅之曰神氣相主其殆庶幾
乎物我皆如僕病未能也

予嘗見禪師說話有語太質而甚峻者然而其理確的并緊切而已其語云學禪入道之人須得毒眼睛硬脊梁予默而識之以為毒眼睛謂其妙見精深覷破一切空相不能為障礙如文殊之智是也硬脊梁謂其道力堅壯辦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行是也取要而言學人直須善照了無退敗二者交相濟最為根本久久成就名曰兩足尊

佛書中有云苦海苦厄蘊又有云甘露門甘露味飯苦

有人能知甘苦之味見空實之相達真妄之理而有
所歸趣者亦不可多得

唐相權德輿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有語云師早誦大
乘微言數萬言曉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
不入矣予非止愛此文而益愛此意因而自得簡要
具足法門當令凡諸憂悲苦惱喜怒疑悔貪愛一切
之情不可盡言者悉不入於心中惟一真性是道矣
何煩多學又自智斷苟不能然試熟思之於已何益

今我真修引諸經據於一切時中息微細流注鞭心入理撮念而住日久功深自到覺知之處

庶品紛然佛教之書目之曰衆生儒教之書目之曰蒼生道教之書目之曰浮生勞生非謂輕蔑而言之其實如此者多也

金剛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南華真經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學法者合此二經四句足矣何必廣求經據妄分教門哉

子知觀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竺乾古先生善入無為
皆以深智大力而然予與誰談哉

釋氏教文中有云佛名能仁仁字儒家孔子切言之矣
別書中謂佛為竺乾古先生善入無為無為字道家
老子切言之矣云何後人過有分別

天禧末予在西京判留臺日曾到魏家園見杏實爛熟
自落滿地因悟物理者三焉其一見萬物勢數必有
終極之時人合安時處順是也其二見果之杏實純

熟則味乃甘美人之杏實純熟亦如之其三見老人
食杏愛其全熟者壯夫食杏愛其半熟者童子食杏
方當酸澁亦以為美也人之性識生熟次第其類如
此

有一說云禪是思惟檢攝之義予以為此說最當非思
惟何以得窮理盡性之智非檢攝何以致澄神定靈
之切二妙相成可以入道彼但以問答為事者不亦
謬乎

佛行以怨親平等此最難事子以為其次且能逆順或義利之類平等抑亦非易

毛俗之猛者虎弱者鼠皆觸機而陷身止為求所食不得已此可憫也人而最靈以過貪求觸機自陷此可責不足憫也

吾有二洪願其一願智眼善照了諸相如無盡燈長明長在經毗嵐風不動不滅其一願志力能幹辦大事如金剛寶至利至堅到真實際不礙不壞混而為一

守而勿失

予自得一法強名曰三合應天機法門三者謂心息音也其初先見圓覺經注中有八字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予以為此正是禪那入道之門遂引別書加乎演潤重其事也心字引莊子云至人之心若鑑取其寂而照不將迎於物息字又引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取其深而細從根本中來其後耳中嘗聞妙音殊勝不可名狀正是觀音入流之處又契莊子云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每當日暝宴坐心息相依之際而其
妙音清遠聽之而凝湛融怡有以見天然妙吉祥助
其樂欲三者相合所以激勵讚歎形於文言多矣此
則予之自知貴者也

空五蘊度一切苦厄奉三寶成一切妙德若能究觀洞
曉馴致冥符學道之人更有何事

予自作五言四句名曰具足觀修訣云三空一不空悟
入勢孤雄得道加殊稱超天自在公因而自解之云

三空謂名也身也情也觀此三者外則自外而及內
內則自親而及疏種種因緣終畢歸空此是三空唯
一真空則至精無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古今不能
窮此是一不空若能先覺悟是觀也後順入是修也
而又奇特勇猛得道必矣超出人天而造化不能拘
目曰自在公此非戲論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
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

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予因省已而言之爰以引
年致政闔扉燕居雖非富貴亦非貧賤月戶優祿無
鞅掌之事可以言身自由也日養天和獲逍遙之樂
可以言心太平也二者備矣何以加焉由是較量不
讓白公之所得何況慶幸有餘也

予以退居佚老得三無三有合為六幸矣於族無饑寒
之憂一幸也於心無營欲之事二幸也於時無勢利
之交三幸也於已有壽康之福四幸也於後有肯堂

之緒五幸也於道有悟入之門六幸也此六者幸何樂如之

予覽唐詩人張翊送南海僧遊蜀詩云真修絕故鄉一衲度暄涼此世能先覺他生豈再忘因見真修之理不拘處所又喜緣熟必無他虞次覽周賀贈四門蘭若寂禪師詩云夕雨生眠興禪心少話端信有之矣夫吉人猶寡辭而况真禪子固無遊談戲論矣

唐賢杜牧集有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詩其句云聰在

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予因思之此兩句比
類佛書中衣珠之意有何差別圓智之人自能和會
覺妄遣情明真指體安心入道此六次第吾當分門屬
類集為一書以備已之詳覽

善入無為名曰先生即佛也能體純素名曰真人即仙
也外爭像教不亦踈乎

唐白氏詩中頗有遣懷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愛之予
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

道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
於人也予記其有詩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又
有句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夫如是
則身外悠悠不合意事何用介懷

世間之事有極力而求者有不可求者由人而不由已
故也人多固必而求之出世之事極力而必可求由
已不由人故也而罕有固必而求之者人之大迷也
如此若有迷中忽悟則疾如反掌

予諦觀三寶之義止在乎心夫佛者覺之義也有出世之智而能覺悟真理覺即佛也法者行之義也於其覺悟之中而見種種淨妙之行行即法也僧者和合之義也能以覺悟之心和合淨妙之行和合即僧也此說最為精要若不知根源而外取名相者中智以下逐末之人也此則非予自矜伐顧其理難奪之也內聽淒鏘之妙音順協融怡之賞心堅凝浸深無容念侵勝於天賜之黃金我惜餘年而日尋

照見五蘊皆空可破妄情矣能令一念相應可辦大事
矣若於身外詢求此則悠悠悠悠

楞嚴經中說三無漏學謂戒定慧也予自謂於戒定得
百一於慧得百二何謂也憶念我昔將及縱心之年
知非改過之外特立一法以辦所作且以間日食素
仍於旦旦焚修善禱有暇則時習宴坐逮今越十稔
矣此是於戒定得百分之一而於弄翰之間多住佛
事常立言以自勗致力加倍此是於慧得百分之二

今已密邇大耋而乃加以晝課般若心經外凡諸觸境情氣之不順者力習制禦以濟乎戒夜增數息觀門復隨時隨分不計多少專切寧心以濟乎定庶乎三學之稍均耳雖未能卓然殊絕然而區區之心務在宿植善根也如此

宵征緣崖不覺落磬者吹火不覺着昧憊則貪冒窮極則變滅失慮奄及亦復如是

夫般若經云心住為如吾因自思年漸老矣宜乎不以

情意之苦樂不限時景之少多不擇處所之喧靜常
須隨分學其心住而已何以故據涅槃經所說大意
一切衆生皆有念心發心念念生滅相續不斷亦名
修道此經又有說云智者言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
中精勤修道又襄陽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
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以此參詳則知隨
分住心不失真修之理

吾好以無師智分別諸法相忽然得意自立小大二寂

照之說其一小寂照謂學道之初階常須寂靜其心
照了於理入菩薩境界也其一大寂照成功之極致
而能圓寂普照入佛境界也

圓覺經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莊子云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二者不可致詰伊予混而為一守而勿失退
藏於密

予之宿志求慶幸之大者三也已遂者二而未遂者一
何謂也老年致政今生悟道若合符契此二者已遂

也萬事前知如指諸掌此一者未遂耳

吾愛習定慧久矣以晚年故切務增修今不擇時景處所且於生滅心中就少頃即靜念以為不生滅之心且於虛空法中就隨時無盡意而究不虛空之法不問獲果如何但自致力而已

心之日用莫先乎智止令防一身效一官而不能者尚多何況周萬物照五蘊度一切苦厄不亦難乎哉不亦難乎哉

學道之人初入三淨境

先淨三業

次歷四禪天終復一真法界

此乃得道之臻極者也

唐詩人有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
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又有詩云南隨越
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
清話又成空且夫半日一宵接僧談成法藥猶得遂
閒情平宿憾而況予今退居佚老獲終身之閒日覽
佛書道書耽味古聖賢要妙之語其為適悅也何如

哉

予愛般若心經其中語意有云照見五蘊空能除一切苦此語意以理遣情足矣又愛玄聖蘧廬篇中語意有云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此語意存誠入道足矣

予自演述德行道共三字之意而日用之其初以德者得也凡一切法善自得於心者而為已德其次以行者行也既得善法而自行之其終以道者導也不止

獨善於已而復開道於人以成兼濟之利爾

予詳求其貪字之義釋名曰貪探也探入他分因而思之蓋表踰涯而取爾凡人以手探取穴中之物謂之探此乃見利忘害者也故吳呂蒙有言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夫如是則探虎穴者不畏乳虎之暴怒探龍領者不畏睡龍之忽寤儒書有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蓋謂此也佛書又云種種貪欲故有輪回是知貪欲之弊於有驗法中見有驗之禍

敗於無窮法中入無窮之循環此理深遠要切古聖人垂訓多矣若非中智以上未可與之輕議焉法門名義過患品貪在三毒之首夫古賢有以不貪為寶者其意可知也

老夫耄矣急於勝進方便自立一法名曰近事三學何謂也力行朝課積習夜坐俾無大過是也夫焚誦肅容力行朝課此近乎戒恬宴攝心積習夜坐此近乎定采述修身俾無大過此近乎慧三者不廢可以入

道

三菩提者經疏中有解釋云三為正也菩提為覺也已
謂佛法為正覺矣予詳教文別得新意亦可名曰三
菩提有說三品菩提謂聲聞菩提小乘也辟支菩提
中乘也佛菩提大乘也唯佛菩提為無上菩提二乘
不及故有語云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伏處

因習定希凝寂忽見神光熒爍可曰定光佛因內觀存
照了常聞妙音清徹可曰觀音佛體有大小理無差

殊雖知強名亦非戲論

辦戎事之大大將也有多多方略以御師師和而戰必
克辦佛事之大大士也有種種方便以御意意正而
道必勝非尚屬辭是為求理

我願生生世世作居士身學菩薩行不求報不取相不
退轉自然而然而已

至人學道先須得天錫大明智則於虛幻中無挂礙次
須得天資勇進力則於真妙中到源底此得非常得

此說不可說

白樂天有詞句云靖節先生樽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
噫予今陶融太和如飲醇酎自以為不空樽大雅杯
耽味道腴如享太牢自以為法喜食甘露飲去彼取
此既醉又飽沛然充足其如予何

予嘗作三言自曉存心訣云心息音混融深智先覺念
無侵隨辨及即溫尋用此法存於心此八句予自了
知言簡意脩而興猶未已推而演之云此法正念圓

覺經中圓覺菩薩所學禪那法門又合楞嚴經中觀
音菩薩所學圓照法門合二法門有三清妙其一謂
心之清妙也成恬愉其二謂息之清妙也入深細其
三謂音之清妙也發聰瞻協用三法而進於道愜心
至當自以為禪師法要無有出其右者奉為祕印乃
目之曰清妙三和合入流三昧

予以晚年內習期乎若坐若卧務安其心或默或語不
離於道亦不求應任彼自然

出世之法不知之者固無筭萬有一知而人多無斷予
謂敏識之士無知則已苟能知之安可自棄何不果
斷而行之哉此法比世間法何者為急且夫人之情
累自古而然有何窮極有何利益終畢了不相干是
以唐圭峰密禪師直示學人方便尤為親切嘗云種
種念慮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靈靈一心如鑑之
明未曾不照斯為真我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已
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終有何益非惟無益仍展轉招

於妄苦予謂古德訓導懇切無出於師予當佩服遵
守以為祕印勇猛精進脫落癡冥之網羅爾

歷觀內典章句頌歎佛之功德有云善入無為有云善
入空寂有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但
詳語意可見佛心噫學禪之人何必須問傳言比丘
躡其陳迹徒以法為戲論耶

煩惱障無損於菩提心譬如日月翳於烟雲中而日月
必無損也珠玉落於泥滓中珠玉無損亦如之爾莫

管煩惱障但存菩提心

予謂此法藏碎金錄有如聚畜百藥隨方而用種種之疾而治之也

予所錄碎金之一內有六句語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遽願可師予今擬之復為六句之語語或宗經意唯克已其語云不怕念生却貴懲速懲勝念平轉禍為福明明佛子智以自牧

無念為宗法之樞要不住於相然後臻極上智學人必
知理也

維摩經云菩薩示行瞋恚於諸衆生無有恚門又云示
行瞋恚而常慈忍予因自思時或禁諸違慢不能無
忿怒而乘勢暴發既而悔之本非殘忍今詳經旨亦
可除疑悔之益也

經又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又云當知一切煩惱
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終不得無價寶珠如是不

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予因參詳法意獨
斷斯事以為智人不當厭煩惱夫有煩惱鍛鍊則必
憤排策發菩提心也若以如意優足則慣習驕恣陷
於怠惰失菩提心也

因覽維摩經不二法門品妙臂菩薩云觀心相空如幻
化予自得新意法門夫內觀心相空如幻化外觀世
緣亦空如幻化既見內外之事俱非真的誰能堅執
以為挂礙

經又云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闕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予今和會諸經大意而裁決之夫真性之外一切妄情皆為塵垢若能悟心宜空虛無容一塵全汙即是清淨慧也既能發之以清淨之慧便能應之以清淨之行此則妙道具足貫統諸法不煩多學也

諦思經教中有二法除過去不復言而見在未來皆為妙用其一曰無生法忍未有不復有凝寂還真空此

未來也又一曰無礙法門在有即為無圓融得自在
此見在也智者當自了知吾不能曲而暢之耳

夫洞曉無明是障蔽者此謂之明若取相於明則復陷
於無明非上智孰能知之

予觀白氏詩凡有愜心之理者每好依據而沿革之往
徃得新意以自規耳白氏詩中有題目云遣懷其詩
七言四韻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四
句依舊意述時景之迅遷後四句立新意述世態之

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白氏詩云羲和走馭
超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
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
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擬之而作詩云羲
和走馭超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
日方停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
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真人能體純素如來善入空寂此二者俱為妙道但其

理有淺深耳知者當自知之也

予自微細揣摩晚節薰修馴致厥功之狀生觀慧滋多
結善緣漸熟而其久來習氣未盡除新持定力未全
固憂喜戰酣覺喜勢差勝耳唯妙境深處則未能知
之也

人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美財予所好者心印衣珠真
乘寶所各從所好而不相知

白氏有詩句云華簪與高蓋復在外物外入莊子宗旨

以軒冕為得志而喪已失性者謂之倒置之民予歷
觀羣趨軒冕之外更加五欲樂具重複冗飾伐德禍
深而不悟者又何如哉

凡夫住有為小乘住無為大乘俱不住上乘

維摩經云菩薩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注云什曰志
求佛道其心深固譬如種樹根深難拔故歷劫愈明
不暫失也予因覽此而喜誓將秉心內習堅久不退
後身緣熟必成勝果爾

人心計我我所無不太甚而不當但思為已有不悟終
畢非已有不思為已用不思已用是已有可哂可憫
今畧記大端誓將敷演以為法利

白氏有詩句云是非都付夢語黑不妨禪予愛此語愜
心猜當因而叙述其意云是非都付夢南華真人指
歸也語黑不妨禪竺乾先生指歸也和會發明西鄂
居士指歸也導揚推演出於深衷勿謂借差庶幾有
補

維摩經說菩薩不住無為不盡有為予申其意若住無為則功德不具若捨有為則智慧不具

予詳佛書如字之義經論中各有所解大約意同然未有能和會直說令人易曉予今發明如之本體是真实性均一之義至人依理學法令其性合於理理合於性同於本體故曰如如不動此兩如字上輕下重謂其心之所學如其本如之理

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注云見實相法為

見佛也若謂已與佛接為得見者則以已與佛異相去遠矣予謂此明一真同歸也

吾今直截用三無漏學依次對治三毒以戒治貪禁貪心令不生以定治嗔鎮嗔心令不起以慧治癡曉癡心令不執

吾又倒用此三學為修道次第以慧觀為見道智以定力為入道功以戒條為助道品勢當然也

維摩經云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子詳大意謂

佛之虛妙也如此

人性緩急各有所稟予以觸境而動愀然厲聲雖未能
頓除且隨時而覺今立一法應用對治比之電光谷
響既過即止勿使留礙豁然自規

予今獨斷自立三師維摩經中所言柔順忍立之為戒
師楞嚴經中所言不動尊立之為定師寶積經中所
言自然智立之為慧師

我發二願夫維摩經中所言襍句文飾之事此世間之

事也我願外順從權寶積經中所言清澄微妙之法
此出世之法也我願內修致力

予晚學權輿安於所習習其心清也樂其所欲欲其靈
澈也自強名曰初安樂行

教文有言云在家而出家吾今在家而山居嘗讀圓覺
經愛宴坐靜室此外室也讀莊子愛虛室生白此內
室也此吾外內二室豈讓嵩山太室少室乎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予於夢中琢磨律詩對屬

蓋以宿好該涉而然也偶成七言兩句云茫茫麥壠
驚顰起灼灼桃園舞蝶來既寤尋思獨斷其理夫如
是彫章鏤句緣情合意猶能入夢而常存則知其妙
道天機貫心達性固當經刼而無失因之竊喜必續
勝緣

有念無覺凡人境界有念有覺賢人境界無念有覺聖
人境界無念有覺臻極者上上聖人境界智者可了
知說則難為說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夜夢獨看書策其中見有義
兔兩字因而節出予記憶大意謂乎涉獵文史得其
義理有如獲兔而歸也寤而思之此乃宿學性習浸
久浸益豈非根深緣熟為來生張本必無差別而枉
入諸趣所以竊喜逾多也

酉陽雜俎云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予昔
於真宗朝同修太祖太宗國史時中書首廳虛位而
史官奉詔就此廳位中畢集修撰予舊日已曾見廳

後有藂竹碧潤尤盛至修史時當大中祥符六年秋
九月此竹結實如粳米粒其後竹乃枯裂親見盡除
之付庖人為薪又聞京中諸處竹皆如此因知前言
不謬信乎物必有數也

荷澤法門唯以無念為宗又曰樂天詩云唯吟一句偈
無念是無生噫無念之理至矣哉大約人之憂悲苦
惱及一切種種之情皆屬緣念所攝學人若能知其
至簡至當之法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摠持

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而不退當自覺知
此外無法可及也

圓覺道場修證儀中有偈句云無累無所欲是名真涅槃
又有句云數息在靜定是名頭陀行予詳句意最
為勝進之法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關
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
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又貫休山居詩云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
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王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
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
滿毳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
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自為天簧亦
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銳意鉤深每得無師之智強力致遠遂忘進道之勞人
固不知我亦難說

白樂天有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又
于良史有詩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
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吾自得三天之法可對治三毒之病而迴其次第也存
天真之性常自知其明可以去癡養天和之氣常自
知其平可以去嗔樂天均之分常自知其足可以去
貪用此三法去彼三病其為親切如羿基之射中的
也習之初者則甚難久而精熟自然漸易

萬物自萬物兩儀中空虛本無礙萬念自萬念一心中
空虛亦無礙深悟入者智力第一

儒書生而知之者即今之頓也佛書云宿殖德本者云
歷劫之漸也頓漸之理智圓自曉

子覽太平廣記第一百七十六器量事類引國史異纂
云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失米盧考之三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
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

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予既重此人雅量又重承慶藻鑑故錄之

凡夫心量不出情塵小乘心量不出法塵大乘上乘出塵彌遠

予嘗諦觀而直說文殊是見理周圓之妙智普賢是契理周圓之妙行合而為一強名曰毘盧遮那

予詳普眼謂明一切智普賢謂具一切行是也

金剛三昧經云心不幻化則無所見予謂一氣生萬物

即幻化也一真生萬靈亦幻化也一心生萬念亦幻化也一一知空有何罣礙

以無思之心合無物之音隨時隨處逾久逾深獨為法樂不在禪林

予覽太平廣記第一百八十引撫言云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不

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跡仕進
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飈自遠夫旌孝行
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
夫擢叅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冠卿竟
不應徵命予重費冠卿之思孝李行修之知人唐室
之善敦風唐賢之能演誥四美具矣有補清談采而
書之式資汎覽

予好擬諸文句以為法樂周易乾卦文言曰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予擬之而為文句曰動為慧
靜為定妙用成而百祥應唐權文公二踈贊曰靜專
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予又擬之為文
句曰定堅慧正惟佛之性酌用不窮佛子深功

美服厚味非寡欲之宜草衣木食非養老之具得其中
者何樂如之

我知三靜關進道之權輿我知四禪天人佛之境界唯
當日省心自到深深處

道勝之智日用新福會之因天獎脩唯茲樂欲為吾願

王

儒書中所云子絕四吾能和會裁決入於二教之理無
意無我合於道書中所云不宰宗旨無固無必合於
佛書中所云無礙法門

有客謂予曰近知一陰陽家流深於三命之學可能召
而問之乎予對曰予自別得三命之理不隨俗也常
以為自然之分謂之天命樂天不憂謂之知命推理

安常謂之委命三者脩矣一以貫之不能逆計未來
妄分憂喜復何問哉客既笑且愧唯唯而退

凡一百二十三章

法藏碎金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法藏碎金錄卷六

宋 晁迥 撰

夫曲士束教不能宏達予好和會敷演庶有開悟焉據
佛書楞嚴經說三無漏學謂戒定慧也予於儒書周
易中各取一句則象其理亦無差別今取損卦之文
一句四字云懲忿窒欲用之以為戒又取繫辭一句
四字云寂然不動用之以為定又取繫辭一句七字
云精義入神以致用用之以為慧唯變所適有何不

可

維摩經云安處道場圓覺經云宴坐靜室予重茲語句而怡然愜心

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一并本經清淨慧章注并引華嚴初地文云得經論智子因自喜看經論生智思入道之初也

寶積經云諸魔平等煩惱為先又云現住煩惱魔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苦樂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

我我所俱離予究經文重複言說足表無人無之當
知煩惱性空既過即止無使留礙是其法也又聞之
惟要畧法中說心想住者見有種種色光從身而出
又有經中說自覺聖智境界予因思素聞靈響久而
增勝亦可謂種種妙音從耳而聞乃目之曰自覺妙
音境界莊子首篇名曰逍遙遊予今動則臨文求智
縱觀於法苑英華謂之外逍遙遊靜則反聽聞和凝
神於妙音境界謂之內逍遙遊其趣尚也如此

詳究寤時之想性所存也寐時之夢亦性所存也夢中所為之事皆已素所習者所見之人多已素所識者自念世間之法屬意浮沉偶經耳目猶得存於性中而不失況乎出世之法屬意深切洞貫心府固當存於性中其可失乎今生結緣既熟必為來生張本定矣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予因擬之而言曰學道之心必有餘應何謂也夫家之積善此外事也善力延及

猶為後嗣之慶心之學道此內志也道力延及豈失
來生之應形聲影響又何疑乎

三教之人皆有修行要法而人不能知不能行正相反
夫居易俟命儒教修行要法也而多冒行於險徑深
根固蒂道教修行要法也而多縱伐於元命息緣反
照釋教修行要法也而多外役於正性順此三法其
為利也可知矣反此三法其為害也可知矣全得之
者上也得其二得其一者次之又次也全不得之者

民斯下矣固無算也

予嘗夢中有如侍從遊觀之際不見已之僕馬方在憂
煩忙迫計無所出忽爾夢覺豁然而喜因思楞嚴經
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
事此喜可知也

幻質無堅定隨化徃靈心有覺須從靜來洞曉詳求斯
為上智

干將之劍利可剗鐘柙其鋒銳則全也豫章之木高可

凌雲護其根幹則成也聖賢之德蒙養正晦養明恬
養智抑亦全成之道是以莊子辭千金重聘列子避
五漿先饋姑務含華隱曜者意在此也

前言有云三代之將道家所忌予因續為兩句語曰四
大之相智人所避

學道者戒貪瞋癡具聞思修導氣令和引體令柔心靜
而明息細而幽習頭陀行與逍遙遊不驚不怖無喜
無憂幾乎出世名為入流

恬智相養定慧之權輿也定慧均濟恬智之臻極也上
根圓觀當如是解

見聞為外冠意識為內應內外交締却吾道寶吾知之
矣自茲戒嚴

伊予內應慧悟增新由已性也道力深固由已志也慶
緣畢會由天應也願出三福成吾一心

予似記憶李白有詩句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
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句云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

席地一樽酒思與化元浮但莫辜明月何必秉燭遊
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恠也

自念餘生得幾何固當隨時隨處於世間法中就隨分
適意於出世法中就隨分冥心夫復奚云

修道之法譬如金不鍊不精水不澄不清燈不燃不明
穀不種不生其理必爾何以不信

逆計而憂憂而無益況未必爾即悟而斷不如去憂觸
境而怒怒而無益況多偶然即悟而斷不如去怒隨

意立法出自然智

出世有法此法難全全同聖賢接武差肩導之以仙而
入於禪仙中之樂高蹈雲烟禪中之樂竄超人天處
世有法此法易致致養情氣含和孕粹導之以醉而
入於睡醉中之樂陶陶茂遂睡中之樂栩栩遨戲酌
用隨宜消憂釋志

見道學法之人當令照了之智如明鑒之明果決之斷
如利刃之利次第相應久久純熟自到大安樂處

極見聞於外而周知者處世之明聖也反見聞於內而周知者出世之明聖也

智明斷利力勝志堅四次第全可以入道

周身之防外辦之事固鞭心入理內習之誠篤世故萬變推為大常

有外官寓書于予有語云仰燕居之申申諒吉祥之止止此雖獎飾之詞而暗合予意中天機也因之竊喜而書於此

莊子有云兩臂重於天下予謂一身即可知也而有貪
虛榮冗利據權門畏途恃力固守卒致覆族之禍者
較其輕重何如哉斯為智乎

大妙之道不在名相深智自明辯才難說

立不易方行不由逕允執厥中不失其正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餐和履順樂天知命見賢思齊同聲相應清
心釋累收視反聽澄神定靈窮理盡性從吾所好於
茲為盛

文中子中說有語云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吾愛其言雅而理大因采而書之

文中子謂賈瓊等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予覽之信以為然

文中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予覽此因思陰符經云生者死之根老子云福兮禍所伏殆相類乎自然之理也

文中子中說云賈瓊曰甚矣天下之知子也子曰爾願
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而況於人乎子覽此因自
言云子所修唯願天知不願人知也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
明君孰能廣問乎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可因旨引
類鉤深致遠無不終乎鼂董公孫之對洋洋乎其對
之宗乎其得王道之綱乎子覽此乃知遠祖西漢大
夫公其才智之大已經文中子盛稱之矣

周易繫辭云精氣為物老子道經云恍兮惚其中有物
窈兮冥其中有精噫精物兩字孔老二氏言之矣此
乃妙用之本體也而釋氏但謂之實相而復教人不
取於相是故人倫不能窮其理鬼神不能見其迹也
唐權文公二疎贊有句云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
酎身閑道尊予愛其文美其事然而猶是處世之事
也予重出世之事因而同韻別為四句以擬象之述
已意云觀光妙門探真真源日味禪悅情忘志存

文中子燕居董常

真宗廟諱權改為常

竇威侍子曰常也

謂董其生也

殆乎坐忘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于詳此說
因知董生幾乎知出世之道也而云靜不證理者言
其行未至未得其所應耳佛書勝思惟經有語云繫
念住一處名為具足禪定心蓋明入道之法必以坐
忘為始坐忘即繫念住一處之類也故云足用焉其
於發慧遲速各由力致之分限又云思則或妙者此
欲其窮理盡性而入於神不欲其沉空住寂而已矣

予所億度自証而已

出世之道極于寂照寂雖固不可著空以實無照雖明不可取相而涉有妙理如是不亦難乎

東教之士多笑迦談予非迦談不盡其意如見由基射徹札似得麻姑痒處抓是也

老年所學心法隨時隨處且依觀音菩薩聞其音聲而得解脫又依數息頭陀抖擻煩惱歸於涅槃此皆已所了知不能委細而說

夫智人安而利之及于國及于天下斯固難者而止及
于身及于家亦鮮矣

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蝨忿憾者仁之縻纖怯者義之
蠹予覽之深重其言堪為鑒戒

文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予因自思之不致仕無以成
其味道之志古今賢愚雖異其理一也

文中子曰君子不貴得位予覽此因原其意而繼之以
言曰君子貴乎得道

文中子中說云賈瓊曰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子因而言之夫青衿之子性或幼敏不可以童蒙小之也白衣之士志或高簡不可以布素輕之也

文中子曰以靜失之者寡矣子詳此語有似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謂靜也非止寡失亦可學道而有得也

或問道之說文中子曰泯其迹絕其心然可以神會難以事求吾不知其說曰敢問其旨子曰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或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予詳此說大約古聖之教名言則異而體用同也文中子所陳雖非內典之文而其理暗合故云吾不知其說而但引言動視聽必以理者此如釋氏之戒戒生定定生慧其勢必然故曰道在其中矣

前言有云得全於詩者得全於酒者予亦自謂得全於道腴法喜禪悅之味也

文中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予詳此說推演仲尼之意也論語云智者樂鄭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竊謂斯言隱微非夫嗜欲淺志趣遠不能知而明之也苟當公論不讓於師可也予以為存物是得理性之深者也易家人卦象曰言有物而行有常此云存物是此有物之類也得此理性之深者自然得志而樂矣又以為忘我是去封累之至者也論語云

無固無我此云忘我是此無我之類也去此封累之至者自然性靜而壽考矣

子頗好觀書立言常在真理而暢悅迨及耄耄之歲退處恬愉而輕安所以信其果驗而申明之也

文中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子又云古之文也約而達今之文也繁而塞噫予也何人晚歲為文唯求簡當

學妙道者若有智明行果志堅福會悉備臻極何勝如

之予嘗屢言意深所及

文中子之食去生與冷酸醎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
非天之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之道也餌藥必輔
性命者曰吾無他疾也予詳此說非唯立教亦善攝
生大約與論語相類予心所至多涉於此豈非宿習
之然乎

芮城府君起家召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
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焉文中子曰太

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予詳此
說曲盡其妙常見世有拔俗者清而多介直而多執
先生之言至矣哉

文中子曰中和之為德盛矣我未見體之而樂也子曰
訾過而好怒唯利是得愚矣哉子曰我未見仁而好
利者也子曰好忿嗜利愛名詭利小人哉予詳此說
因而省已有所樂有所懲有所勸是故取而書之以
為已法

文中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詳此說意亦同上垂訓深切謹書諸紳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子詳此說子之知人甚精收之接物甚妙竊以為接君子易接小人難收於難能而能也善接小人是謂明哲之

深者矣

俗語云畏虎不畏佛倣此

文中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雖愚亦如此

上所錄薛收善接小人子雖言其接物甚妙而言不盡

意夫不善接君子止有過不善接小人必有禍蜀志
關羽張飛之事可知矣

仲長子光曰

子光字不耀元和
姓纂有姓仲長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中

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也予愛之重之因而曲解
文中子所云知言者蓋謂知道之言也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古
之人其知之矣予詳此理固難得知所以傷今而思
古然而焉知來者不如今也

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陰侯生
善筮先人事而後為卦說子服先生精鑒無不及魚
明事理本末垂為教也

洞澈天真之靈廓然虛明陶融太和之氣薰然茂遂於
茲有得孰曰無修

虞世基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見其使者曰通也適
有風瞽之疾不暇也飲其使者歌小明而送之世基
聞之曰吾徒特遊增繳之下亦怨乎若夫子飛冥冥

矣予詳此說有以見先生高尚不仕宿素能然所歌之詩以表其志小明者小雅之詩其序云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噫予仰先生越世清塵邈不可及而且自喜歷仕重熙之世引年而退不失其正抑又次焉比夫偃僂入金門者幸無深愧耳然而先生曠達無所顧避歌詩致意亦涉危言刺譏失於韜晦予所慎也

予志於無上妙道久矣桑榆之光浸暮金石之誠尤固

必冀天從善願神介景福盡此報身之數不失勝緣之會是所禱也其可退乎

吾今退身居靜境收心入靜境餘無所求唯願道應至妙止之以吉祥神聽至靈介之以景福勝緣畢會何樂如之

明哲保身大雅也聞勤行道上士也二者備矣不亦善乎予殆庶幾留心於此

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于之所居

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爾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恠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曲士有三執著謂意言事三者於迷中成滯固達人有二脫灑謂身心二者於悟中免拘繫上智當默識吾不能縷述之也

白氏集中有詩題云期李二十文畧王十八質夫不至

獨宿仙遊寺其詩云文畧也從牽吏役質夫何故戀
囂塵始知解愛山中宿千萬人中無一人予詳詩意
此猶言外境之清勝者而更有內境之清勝者用而
擬之別為四句詩云角勝勞生不足云濫傳僧語亦
非真始知解愛禪中樂萬萬人中無一人

予嘗究觀人倫大槩夢本緣想夢是想之幻化固無窮
極予嘗患未能豁然無想所以未到恬然無夢又謂
言本析理言亦理之幻化亦無窮極嘗患未能冥然

契理所以未到嘿然無言予今有此二病若得二病俱瘳晁氏之叟其殆庶幾乎

西漢書贊畧有云世稱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予嘗披詳本傳此謂嚴助賈捐之也助事武帝為中大夫在左右與大臣辯論因使淮南與王相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王反事與助相連上欲勿誅而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

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遂棄市元帝時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
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乃與長安令楊興共
議為奏更相延薦欲以興為京兆尹捐之為尚書令
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推治而捐之
坐棄市興減死髡鉗為城旦予因究觀人事不必當
鈞軸凡居待問之列不以才之能否行之淑慝已涉

危疑之地矣雖存誠守正猶有忌克而誣謗者焉而
沉嚴賈或過貪重賂結諸侯而無嫌或交締偽情恃
抗言之有力所云招權利者蓋謂此也死皆其所抑
亦信然是知禍福之來先宜自考履祥不當但委天
命

合身心息三者凝然之相強名曰不動尊聞金泉蟬三
者自然之聲強名曰內觀音吾無師智獲此法印混
而為一用之不匱

白樂天有詩云心不擇時適足不揀地安窮通與遠近
一貫無兩端予愛其語因而擬之別為四句以述已
意云心不擇時息書不擇時觀達理意無礙豁如天
地寬

分段之身非大身也起滅之心非本心也知此身心者
幾何人哉未有證之者也

予嘗靜思獨斷欲求無上菩提須學無生法忍夫無上
菩提次第之理不離觀也慧也照也無生法忍次第

之理不離止也定也寂也凡諸曲士多笑迦談若不
迦談何由到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趙氏注
云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
饑虎之類然而寡少也又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
者予愛此說錄而斷之舉一類諸其理皆爾智者推
究不必條陳

入道從權當依佛事衆人禮念歸有相智人禮念歸無

相知須自知說則煩說

無思之心若存之息自然之音三者相合凝而融之用
為法印得寶多矣

寶積經云於一剎那盡一切相及諸所緣故得名忍又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一切法譬如電光剎那頃現
現已即滅予因檢證剎那之理如電光賒爍之頃也
今詳此寶積經文之意但於至少時間止息心之妄
緣猶可名為法忍而況如此息念時日增多其資勝

利可知矣是故唐太原李逸人作華嚴合經論有云
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予以考求經論
重重相照不覺私喜彌加策勵雖造次顛沛之際自
願力學正念之法必有所濟耳洞曉古聖賢善誘之
仁也金剛經云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
當知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
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予自此方於此法門宿有
至心抑亦知其歷劫以來不於一二三四五刹那時

而歸正念已於無量千萬剎那時歸於正念矣不然者何以自壯及老志於道也愈切安可自輕自棄哉博覽智可以資見性內見自然之理靜居力可以資聞性反聞自然之音二者交濟伊予所得

白氏集中有詩題云題贈定光上人其詩云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與秋氣不感無情人我來如有悟潛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安得遺耳

目冥然反天真予愛此詩因而別作七言八句述已
意云孟子四十心不動定光四十心離塵我到明年
加一倍如何此際尚因循已喜自逃名宦網猶患長
隨造化鈞記得前賢有詩句祖師元是世間人

四威儀中一刹那頃得心法無住之住猶為妙用而況
習熟時多理可知也

江南才子潘佑有詞句云凝神入混沌浙中詩僧貫休
有詞句云融神出空寂予愛其語該涉道釋凝融出

入之理因而采取相合書之

自定純修之法但於一切時中隨其辨及止習無住之
住足矣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是也僧肇五論有
云聖人之心住無所住其住解云安住無為名之為
住住無方所故名無住六祖壇經云我此法門無住
為本坐忘論樞翼云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如此之類
不可具舉佩為密印何煩別求

觀一切境順違無不空勿失無礙法於一切時閑忙無

不可勿失無念法協用堅久吾事濟矣

予以無師智自明無上道以觀練薰修之心入正真圓
妙之覺其名有四意分次第夫洞分至理不入邪見
名曰正覺靈徹而見名曰真覺覺之大成無所不備
名曰圓覺此覺以其馴致臻極所云等覺者是也等
覺之上名曰妙覺即本覺也此覺之理盡性之處其
上更無一法故曰無上道也

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有云僕少不攻文章讀古聖人

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
日晏案上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
撞金石萬羽籥也予以讀經妙趣得法喜之味又以
習靜靈應聞天籟之音其為殊勝超彼自樂尤深也
動則臨文求理任意記忘無固必靜則冥心息念隨時
多少無固必日復一日不期符應

古人有欲碎其首為保連城壁伊予却愛熟其心令如
百鍊金較量得失何如哉

唐醉吟先生有詩斷句云歸去卧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詩斷句云迴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予年臻耄耄而所好之學益務精至深遠竊謂抗志肥遯不嬰矰繳之累故曰冥鴻演道合變不挂名迹之網故曰猶龍出世無敵不屬造化之鈞故曰大雄冥鴻賢人之狀也猶龍聖人之狀也大雄神人之狀也予皆愛之重之畧述形容而言不盡意者也

太宗朝端拱年予偶與進士劉安國同舟出京師安國
酷愛庾信哀江南賦是時凌晨舟行高聲誦之自言
每誦此賦雖日旰未食而不饑予亦素曾披覽美其
雄富晚歲之學志趣高邈因追思安國好此賦者以
其詞氣鼓動快哉愜心而已矣不知前賢評品有云
南朝徐庾體乃是風雅之變而流宕之勝者也昔予
方壯樂遊文苑之洪麗今老矣唯於微言妙道回向
深切文章中有白樂天求玄珠賦高邁長明燈頌一

宿覺證道歌每一讀誦非但忘饑有如食其品膳侑以國樂比較安國所好類乎野人美芹以為至味也予嘗汎覽羣書及諸文章內有潛心游心棲心息心如此字者頗愛重之唯願潛心游心常在於覺海棲心息心不離於禪林亦如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也

我之讀易唯變所適取其文句恢為法門剛健中正可閑邪以成定窮理盡性可鉤深以成慧言外得意有

何不可

定力如天慧用如日月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慧用得定力而能盡妙吾何以知厥理之然哉以此

晉時孫登答嵇康之問有說云火用其光人用其才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因之演暢而言云才識兼備可以為佐時之器定慧均濟可以辦出世之事

予憶少年日嘗見凡人有及耆艾之年者遇壯夫發怒侵凌而能不答且曰我昔年似汝少壯時必不奉容今則不能也予因思之凡夫年長猶善改往而況吾徒太老矣深究內典或對不順之境比彼耆艾忍事得不加其一等乎

予能諦觀古人今人心之情又得處世出世法之髓非謂如目前掌中物盡見之但知其理必然也

大耳三藏不能知慧忠國師最後之心者蓋以前心是

有念妄心動而有迹故可知之後心是無念真心止而無迹故不可知之夫有念心如物象可思量也無念心如虛空不可思量也

吾謂知出世之法者合大喜合力行觀世間法無以比而未見有大喜力行與我同者

吾今自思所得者已得經論智又得因緣會若除瞋恚闕更除疑悔蓋未及道超升且致心恬泰

或問予閑居何樂予對曰條暢太和之氣適悅天真之

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以此為樂此外之樂則不知也

予自微細揣摩已之三毒貪癡殆盡矣唯有餘嗔未殄故宗尚老子之日損周易之懲忿立言自規者多矣偶看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三第二十葉有注云一念嗔起具八萬障門因思已漸老矣而於去嗔之法尤宜力行又看維摩經之初佛國品列五十二菩薩名號內有喜根菩薩什公注云於實相法中生喜及

隨喜也又有喜王菩薩什公又注云清淨喜故言王也予謂習喜成性是菩薩行修證儀又說得經論智是入初地予於內典詳覽已多既得經論智若持歡喜行可以竊名歡喜地也習之成熟非徒愆忿亦足銷憂矣

祥瑞冠五靈之首唯有獨覺之麟奇持冠五行之秀唯有獨覺之人彼上人者不可多得

高邁作寶融寺經藏院所置長明燈頌據序中說其燈

以鐵盆盛膏而序之語句其畧云佛有燃燈名法有傳燈義長明燈是其蘊乎日中則昃昃則沒長明燈不沒月滿則虧虧則盡長明燈不盡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長明燈功德亦復如是邁願銘頌之數年間迫賤事未致鄙思一朝忽染目疾普普然不自審從何得之也會夜夢神人謂邁曰子於長明燈不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而目愈子謂長明燈以喻佛法即維摩經中無盡燈是也無盡

燈以法喻燈長明燈以燈喻法予竒其說以邁踐言
補過之速有如此者靈應疾愈之速又有如此者可
以警勸信士存至誠結勝緣耳因而采述入於法錄
事以理遣明而深可以為慧用心以道寧純而固可以
為定力久於相濟何有不臧

予已自定純修之法錄之於前自為無住法門今又見
寶積經中所說菩薩安住無所住之念非憶非忘所
安住念即名法界予詳之冥契前法重增忻慰而思

策勵也

予得理性之髓而形於言曰破幻妄而見精真習虛靜而成寂照從簡盡妙立法存誠

冥心靜慮之學深逆計追思之念息二者不失何勝如之我願書紳常為已法

大般若經第三百八十四內有語云名是分別妄想所起亦是衆緣和合假立予因此語究觀人世之事灼然如此彌重教法精深苟能知之而大決了何有休

戚之心乎

予今知足寡欲既合人天之業觀書弄翰又得經論之智私喜緣熟固非自矜

究彼前聞勇於獨斷身非已有是天地之委形性命非已有是天地之委順姑務乎心靈靈而不昧息繇繇而若存何必尋師然後為學

真歸伏處竊仰天人師學而知之粗得經論智油然法喜與日增新

予知法要不離定慧定可定非常定是對境不動之定
非用力制之之定慧可慧非常慧是見性不迷之慧
非役心求之之慧學定慧者當如是解

景德傳燈錄第二十六內說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
達禪師紹安上堂有語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予愛
其法語因自推而演之云夫真學之流得第一義諦
薰修浸漬貫心達性是人不可惑之智至信至悟不
可奪之志至堅至固自然生生世世無復忘失矣予

先密訪契勘屢同亦既融怡彌資策勵

直上一路絕妙一句罕有知者苟有知者若能御三清
淨輪入三解脫門此勝因緣不是小事

華嚴法界其用也神妙無窮圓覺道場其體也凝虛不
動言意及此誰與我同

南史何點字子皙性隱退而名重當時齊豫章王曾命
駕造馬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
尚望塵不及吾當希岫息心也後於法輪寺遇之子

良忻說不已予美其事因成文句云望風懷想雖仰
於清塵希岫息心慮煩於高德

事君有二心不可為忠臣事佛有二心不可為法器唯
當一心於忠一心於法是也

吾今退居養老隨分充足寬床穩枕以便支體清心靜
慮以養神氣如斯可矣誰能委細分別禪機道法以
自煩乎

佛書法華經說安樂之行道書莊子有恬愉之言其理

同出而異名本乎心者也然而不住于相方為盡妙
非止此法他皆倣此

世間法禍機忽發之甚者聞有甘露事出世間法妙蘊
難闕之深者聞有甘露門可畏可愛無大於此上智
之人洞然明了

正其定心北辰之不動均其慧照南日之方中妙覺之
尊體用如是

宋宗炳字少文常遊名山老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

名山恐難遍觀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
圖之於室予覽之愛見雅趣自謂登山臨水固不能
然澄懷觀道庶乎可及

畫觀良書未微妙之言而窮理盡性夜習宴坐入凝寂
之道而澄神定靈伊予晚節未為虛過

晉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忘後當大荒窮
雖然慎勿賣宅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
亭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大困乏

欲賣宅憶夫言輒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
齎版往責之使者初惘然不知所以沉吟良久而悟
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
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吾不負
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窮困故藏金以待太平
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
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

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予覽此而歎隗龔易卜精至有如此者而隗生未嘗
為人卜因思此藝若中人以上學之則入正真彼妙
道可致中人以下學之則入邪偽唯姦利是取夫卜
筮之流如隗炤龔使者及嚴君平者幾何人哉而又
知事有前定之理人有預知之理此乃數術有為之
法學之精深猶能神異而況禪觀無為之法苟能盡
妙何以比方乎

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冰冰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響應聲即應即止無復有餘二法詳熟妙用足矣

白樂天詩云昨日制書臨郡縣不該愚谷醉鄉人予謂此語自述其情而於愚谷醉鄉理有未盡因而別作二十字推演其意云貌愚愚谷邃道醉醉鄉春愚醉無迷謬伊子意又新

前賢有以樽長空飯不足形於詠歎者予則不然但醉

道飽德亦自充足此則味外之味也

每覽前輩詞章予心愜當者必采而書之有句云凝神
入混沌予以為學道之初從宴息也又有句云融神
出空寂予以為學道之成得自在也枚卜同人未遇
知者

布武輕安反聞清警益新經論之智密奉天人之師絕
其交遊老於禪觀怡然自得夫復何言

一簞一瓢顏子不改其樂一丘一壑莊子不易其樂去

五鼎而食豐屋而居果得勝茲樂乎

李華作荊州南泉故蘭若和尚慧真塔碑文中語云有
問師修行功德遠近答曰滴水下岩則知朝海予因
而自悟但能剎那際冥心半銖亦是古先生善入無
為之法隱君子歸根復命之道積習經久不止不退
自然有臻極之理

予以開悟於法觸如灌頂沃心佩服其妙言若銘肌鏤
骨諦思所習寧無自慶

見外境而迷者繼踵競進居怨府蹈畏途觸禍機惛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躋壽域棲天真養太和翛然自得高卑賔絕何啻霄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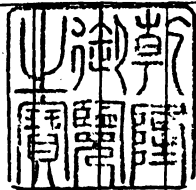
義學禪學理須兼備非義學何以開其智非禪學何以成其行予之趣向立志如此

史記孔子謂老子其猶龍耶寶積經謂佛為龍中之太龍予思聖功神化有以見其彌高矣

唐李華作故中岳禪師常越塔記首句云智之深者反

照人之大者無思子愛重其語深入法門欲援證據
觸類滋廣今聊舉一端而已前言有云阿難多聞總
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即證無生予謂止
引此一事明之足矣然而不離止觀二法息緣即止
也反照即觀也凡夫之心終日趣外逾遠逾背唯反
照者何真合覺至簡至速者也所云無思即無生也
前言又有云若能忍者即名為有力大人予謂反照
無思者亦可名為深智大人矣

凡一百三十八章



法藏碎金錄卷六